

“柴棒儿”是我儿时的一个绰号,伴着我走过了小学中学时代,是我很长一个时期都特别敏感特别不愿听到不愿见到的字眼。

许是有些岁数了的缘故吧,眼目前的大事小情一转眼就撂倒脑后啦,倒是从前那些个人那些个事反而不停地蹓蹓着挤挤挨挨占据了记忆脑海的最表层。一件件事一个人棱角分明色彩艳丽鲜活生动,任你怎样抠挖抹擦都不淡化不褪色,生扯硬拽着你穿越漫长的曲路拐弯的时光隧道回到那卑微难堪的疼得遍地打滚的小时候。

我出生的六十年代末那会儿,乡村生活特别是早疙瘩上的山村里生活还是清瘦瘠苦的,人们对吃得胖乎乎圆墩墩的小孩子还是异常的眼馋心热羡慕嫉妒,不吝夸舌,对瘦骨嶙峋瘦如柴的孩童则多是施以怜悯叹息。而我当时就属后者。

自打我记事起至我结束校园生活,最刻骨铭心的疼痛就是身体奇瘦无比干瘪如柴。据此小伙伴们给我量身定制了柴棒儿、黄瓜架儿、芦柴棒、衣服架等绰号,且不管我多么不情愿如何抗争这些绰号还是深深地淹没了我的名字,给我花样季节的青少年生活牢固地蒙上屈辱卑微的色彩。

那个时候,年少不更事的我曾无端地怨恨老天不公父母偏心,怎么就把我生养成这么个磕碜样子。后来稍大点了我才知道个中缘由。

我的小命仿佛就是家乡缺肥少墒的薄土地上勉强飘摇弱不禁风的稼禾,异常的脆弱焉吧萎靡,一出生就多病好啼累人,特别招人惹人烦,都过了生日了还不会自己吃饭还不能利利落落行走,父母家人对我能不能活下来都不是很有信心的,秉持好歹是条命生死由天的朴素道德良知且尽人心尽全力养着看着吧。不知是父母家人的诚心诚意感动天地还是我命不该绝,家里人终于打听到距我们村二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老中医医术十分了得,而这个村子恰好是我父亲的姑姑我的老姑所嫁的村子,于是家里拉了几袋谷物充作医

药资费,在老姑家住下来为我诊治。每次从老中医那儿拿回来的据其祖传秘方配制研磨的黑乎乎的黑乎乎刺鼻的中药足是一箩筐,细纱布包了放到硕大的砂锅里配上几味药引子文火煎了让我喝,一日三次一次一海碗,硬是拿那药当饭吃当水喝了大半年,喝得我浑身上下都洋溢着浓烈的那怪怪的腥苦的药味。在老姑家为我诊治期间,母亲充分发挥了缝纫社主杆的聪明才智,点灯熬蜡地为老姑家及其左邻右舍裁剪缝纫衣衫。由此,我一时成了老姑村的香饽饽,接力棒被众多乡亲捧着疼着呵护着怜惜着。

在母亲的爱心老姑家父老的祈福声中,在血样粘稠黑红的药液的滋养下,我像吮吸到了充足养分与水分的禾苗渐渐有了起色起了变化,自己会吃饭了,能抬腿迈步走路奔跑了,承载生命的个头也看着的往上窜。

到底还是因为先天的差距,到了背着书包上学的年龄了虽说个头赶上了同龄的伙伴,但胳膊腿仍旧细得年懂的一般,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轻得能被风刮跑。从姐姐哥哥身上捡拾过来的旧衣陈衫套到我身上又宽又长就像个袍子,愈发显得我干瘦柔弱。在山野沟壑疯长狂跑惯了的孩子一下子被圈在教室那野性也是难以抑制的,枯燥乏味的课堂教学反而激化着他们课余野性的迸发,使他们变着法儿寻欢喜找乐子,给同学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我那几个外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颇有些歪才的同学给按到头上,一叫就叫响了叫开了。

刚开始是和我好得一个人样的隔壁院本家爷爷的儿子骡驹晌午和我偷偷去瓦窑和泥沱砖的水池子洗澡时,见到赤身裸体的我发现新大陆般惊呼“胜娃,你真瘦,瘦干得和柴火棒一样!”因为相好相近私底下他

## 柴棒儿,我的那些外号

◇ 吉安生

就叫我“柴棒儿”,我也没大没小地叫他这本家叔叔“唠唠”。我们那个山村形容人胖时大多是说,看你肥的和猪一样,而我们唤猪吃食时则是手敲着猪食盆子嘴里发着“唠唠唠”的声音,我不在意他不见怪。谁知道我们私下里的戏逗呢称会在不经意间悄然洒漫开来。玩伴们顾忌骡驹的块头畏惧他的蛮力,没人敢贸然叫他“唠唠”,对我则肆无忌惮,柴棒儿长柴棒短的叫开啦。连村小镶着金牙的仅领导他自己的校长知道这事后也觉得这个绰号对我来说恰如其分非常确切,这让我当时干瘦的躯体里的那颗幼小的心受到重创。他哪里能想到,不知在哪个胆大妄为的坏小子的带动下,我们悄悄地拿“大金牙”的外号为他加冕,一直喊到蛋壳般的小村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喊得他恼成怒几番恐吓逼深盘细问我们,终究没能揪出害群之马始作俑者。

那个时候,小山村里的文化娱乐绝对是非常单调异常贫乏的,给人起个外号什么的似乎特别能彰显初创者的聪明才智,大人小孩乐此不疲。公社电影队每每在村子里放映一场电影之后,总有人被起外号的高手们与影片中的反面人物牵扯到一块,那部《青松岭》放映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又被那几个富于联想的发小和钱广这个落后的富农分子糅合到了一起。老钱、钱二哥的绰号稳稳当当地实实在在地扣到了我枣核样的脑袋上。没心没肺的玩伴们之所以把这个称谓安到我头上,一是我的邋遢瘦干猥琐酷似钱广,二是我恰好也是富农子弟,三是我手无缚鸡之力没有抗争

反击的身体本钱。

谁都没有想到,不堪入目瘦弱弱小的我,在独自面对家里那面A4纸般大小的镜子,细细审视自己面目神态彻底对自己失望之后,悄悄蓄谋默默集聚着一个赢弱者誓死一搏的策略与力量。于是,我那个被同学们称之为料布袋的书包里多了块有棱有角坚硬劲道的砖头块。就是这块藏匿于料布袋中的潜伏在我瘦弱胆怯外表下的砖头块,被我使出吃奶的气力抡开了砸到高我一头阔我一膀的村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的宝贝儿子钢蛋头上。那朵在砖头块触及钢蛋脑袋霎时绽放的殷红的花,让几乎所有在场的大人小孩呆傻愣痴。我选择对钢蛋下手也是破费了一番心机的,他爹沉溺于斗私批修在乡亲们中间积怨甚深,他又经常仗势欺小凌弱,山村父老对其敢怒不敢言,我这一拍可以说拍到了乡亲们心坎里了,虽说阴狠毒辣稍翻天条但不至于惹众怒,威慑力也相当了得。这一砖头给自己招来了父母捆绑加棍棒,拍丢了家里金贵的一罐子鸡蛋,拍进了家里大人三番五次的软话和巴结逢迎的脸。

“千万不要招惹外怂娃子,别看瘦干瘦干的毒着哩下死手呢”。一砖头拍下去村里的大人们这样告诫孩子,老师如此教育学生,胖胖大大的玩伴们这般相互提醒。我依然瘦弱如柴如草芥,但从大人小孩看我的目光中感觉到我已非先前,再在小镜子里寻找自己仿佛真的高大强壮了许多。

背离故乡,上学、当兵、工作,在外面的世界厮磨磨砺久了,与故土故人渐行渐远,儿时那些外号于现在酒囊饭袋样的我很难沾上边塔上界了。那日,拖着虚胖的身体顶着满头的白发带着千山万壑班的脸庞回故寻旧,又见钢蛋,刻在他额上的蜈蚣样的疤痕血鲜亮,兄弟相拥竟然泪洒洒感慨万千,感觉到钢蛋硬梆似得身子骨,我情不自禁地亲吻了他额上的那道疤痕,双手在他有些咯手的背上拍奏出让人难言的辛酸。

散文



## 『红包雨』,您懂了吗?

◇ 高晋旭

今年,不知从何时起“抢红包”风靡全国。新闻上报道抢红包,微信朋友圈里频现抢红包,身边的同事聊抢红包,就连过年回家长辈们也在忙着抢红包。如果说抢红包像一场雨,那么祖国大江南北天气一个样,处处都在下“红包雨”。

以前回娘家,妈妈总要为我亲手做一桌子可口的饭菜,可这次回娘家,老妈不再专在厨房里忙活,而是时不时趁做饭的空儿出来点一下手机。从我进门到晚上一家子人看电视,她一直在恋恋不舍地点,一边点一边笑得前仰后合,还主动报告战果。我多少有些羡慕嫉妒,酸溜溜地问:“抢个红包至于吗?多大的?”妈答:“一分。都是我们同学,你不懂!”一分?我错了。一分钱就让我彻底淡出老妈的视线;一分钱就让从来无法与老妈和平相处的家庭气氛变得“安静祥和”;一分钱竟然没上过几年学的老妈撂给我一句文邹邹的“你不懂”。其实可以想象,多少个儿女不在身边的日子,妈妈和她的同学们争先恐后的抢红包的情景。一分钱,就能让妈妈重温同学之情,一分钱就能赶走妈妈的孤独和为儿女操劳的疲惫,一分钱就能让她开心地多笑几声,这些都是身在异乡的我不能代替的。如此想来,自己还真不如那一分钱的红包孝顺呢。

奇怪的是,不知不觉中我也加入了抢红包大军,沐浴在这场“润物细无声”的红包雨中。年前,晚上习惯于在微信作协圈里转悠,不仅为了看看老师们分享的各式“营养大餐”,

帅哥美女们发了什么有趣儿的文章、搞笑的图片,还可以顺便打开几个红包。刚开始的时候就算错过了包主发红包的时间,只要为时不晚,还能成功捡“漏儿”,一毛、两毛心里也很欢喜,红包发的随意,“抢”的也从容。可是,随着春节临近,抢红包也变得越发激烈。别说捡漏儿,现抢都不一定能跟上,越抢越难抢,越抢人越多。多少人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千钧一发,只待一“抢”,稍有意慢,屏幕上就会提示“你手太慢了”,手快网快的还能问鼎“手气最佳”的金色皇冠。抢红包传染,发红包也传染。不管是抢是发,只要沾上了抢红包的“雨露”自然就无处遁形。所幸,作协群一般只在晚饭后开发,这“雨”下得有时有点,集中统一,不仅抢得一份幸运,更是和志同道合的人抢一份热闹!气氛热烈,激情高涨,心放开了,自然下笔顺畅。主席一看时机已到,号召群友每人写一篇同题作文,主题——红包。群里兄弟姐妹们纷纷响应,这红包雨就飘飘洒洒随风化作成就好文章的“下酒菜”了。

如今,抢红包无处不在。有节制、有默契地抢红包,她就像春雨,滋润人们干涸的心田,冰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各种疏远沉闷的同学圈、朋友圈翻江倒海般热闹起来。怪不得之前我质疑妈抢红包的时候,老妈会回敬那句:“你不懂”。现在,我懂了!正沐浴在“红包雨”中的您,懂了吗?

## 新春组诗

◇ 张锐

七绝

新春伊始,云心师父携众徒归祖寒门,可习作得寒江先生悉心指点,遂作:

一夜东君汾水欢,柳眉欲剪杏依栏。明朝应许争春发,不负殷殷含笑看。

七绝·李白

谁道谪仙不俗情,疏狂总是负诗名。但将满腹不平语,化作九天悬瀑声。

七绝·赋得百无一用是书生

卅年碌碌复行行,双鬓染霜犹贿营。座上春风挥墨者,只消写得一浮名。

七绝·落花时节又逢君

几度桃花逐逝波,风霜雨雪尽消磨。曾经羞怯麻花瓣,已是声高鱼尾多。

七绝·春日登东华山

春日偷闲登翠微,烟花树树竞芳菲。白云似解游人意,轻掩石阶不许归。

七绝·求职

晨逐星光晚逐霞,五关六将不疑差。呼朋欲饮扬眉酒,却道旧邻今主家。

七律·夏日偶得

雨霁条山景色幽,阴阴夏木笼千丘。清溪绿竹兼分翠,白鸟红弦偶并喉。时有墨笺如日识,不教俗利惹新愁。闲来觅得丹青意,只画风流不画秋。

七律·八戒

大腹便便憨态生,九钉神器一肩轻。踉跄步履探妖府,缱绻多情设后营。得食即欢偏受宠,处危藏拙更禁声。嘻嘻嘿嘿个中道,料是无人说得明。

五律·金银花

金花间玉蕊,山野寄平生。医效千文录,馨香一盞烹。茅山云自悦,彭泽菊犹清。高洁本无欲,何需计俗名。

咏鸭

悠闲仪态丰,嘎嘎菱荷东。试水刷春羽,衔云游碧空。藏头曝日下,争席犬声中。怡然三径里,或可遇陶公。

五律·兰

泠泠石涧里,清绝一株斜。紫萼浥朝露,孤根远帝车。清操弹雅韵,汉水濯尘沙。淡泊俗氛远,白云随处处。

作者简介 张锐,网名可可,女,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现就职于山西国营华晋冶金铸造厂职工医院。近些年在网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传承与发扬。



诗笺